

上册

●

宣

武

崇

文

●

朱苏进 著

方全林 马润生 朱建国 主编

朱元璋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I247.53
254
:1

朱元璋

上

册

●

宣

武

崇

文

●

朱苏进 著

方全林 马润生 朱建国 主编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目 录

上册

宣武崇文

1	/	第 一 章
16	/	第 二 章
32	/	第 三 章
50	/	第 四 章
65	/	第 五 章
82	/	第 六 章
99	/	第 七 章
112	/	第 八 章
127	/	第 九 章
144	/	第 十 章
160	/	第 十 一 章
173	/	第 十 二 章
188	/	第 十 三 章
204	/	第 十 四 章
218	/	第 十 五 章
236	/	第 十 六 章
252	/	第 十 七 章
266	/	第 十 八 章
278	/	第 十 九 章
291	/	第 二 十 章
307	/	第 二 十 一 章

目 录

下册

宏基伟业

323	/	第二十二章
342	/	第二十三章
356	/	第二十四章
371	/	第二十五章
385	/	第二十六章
399	/	第二十七章
415	/	第二十八章
431	/	第二十九章
445	/	第三十章
458	/	第三十一章
476	/	第三十二章
490	/	第三十三章
506	/	第三十四章
522	/	第三十五章
537	/	第三十六章
551	/	第三十七章
567	/	第三十八章
583	/	第三十九章
599	/	第四十章
614	/	后 记

第一章

烈日暴晒下的无边的荒野！

所有的树干都被剥去了树皮，露出白花花的树干——树皮显然是被人剥净充饥了。

干涸的河道里一滴水也没有，风吹沙起，河底竟然显露出一具人的骸骨。

极度干涸的农田已经裂出两寸宽的口子，残余的庄稼奄奄待毙。放眼望去，皆是大旱之状……

深山中突然传来一阵小伙伴喧闹声：“上朝喽！上朝喽！”

土坡上，一群放牛娃正朝一座大青石冲去。

大青石顶端坐着一个七八岁顽童，他气势巍然，庄严地盯着众伙伴冲近。等他们来到面前，他抬手示意，并威严地“嗯”了一声。顿时，所有的伙伴屏息静声，呆呆地看着他。

顽童气昂昂道：“众将听旨。日头横天过，皇帝轮流坐。今儿黄道吉日，该我朱重八当皇上啦！”

伙伴们七嘴八舌地嚷着：

“是啊是啊，该咱重八哥当一回皇上了！”“重八哥好久没当皇上了，馋得慌呀！”“重八你就当吧，咱们拜你！”

朱重八又威严地“嗯”了一声，众伙伴立刻安静下来。

朱重八高声：“徐达，取朕的平天冠来！”

小徐达赶紧从旁边抓过一顶用树枝编成的破烂草帽，双手呈给朱重八：“奉皇上平天冠！”

朱重八接过草帽戴到自己头上，又道：“汤和，取朕的天子剑来！”

小汤和从自己腰间抽出那枝放牛鞭，双手呈给朱重八：“奉皇上天子剑！”

小伙伴们都拼命忍住笑，但朱重八始终气势庄严，毫无异色。他接过放牛鞭，威严地捧在胸前：“朕——朱重八，上承天道，下顺人心，即位开元，敕封天下。众将听旨！”

伙伴们一迭声呼应：“接旨喽。”

朱重八朝身下的大青石啪地一击：“朕，将这片大青石，封做丹陛玉阶。”

伙伴们笑哈哈地齐应：“丹陛玉阶！”

朱重八扬鞭指天：“朕，把头上这片苍天，封做朕的龙辇伞盖。”

伙伴们齐应：“龙辇伞盖！”

朱重八再指面前的两座大山：“那两座东岭西岭，就是朕的左右护卫！”

伙伴们循其手势望去，大赞道：“哈哈……好大的护卫啊！”

朱重八再遥指天边：“面前五百里平川，就是朕的龙宫宝殿。”

伙伴们循其声望去：“龙宫宝殿！”

却有一个伙伴怪声怪气：“哎呀重八哥，这宫殿看得见摸不着，岂不跟没有一样啊？”

朱重八朝那伙伴怒斥：“放肆！天子无虚言。朕说有，那就是有！”

那伙伴赶紧道：“是是，有有！”

朱重八再指远处松林：“那片松柏林子，就是朕的将军元帅。天底下所有的飞禽走兽，都是朕的水陆三军！”

伙伴们哈哈大笑，叫道：“封得好，封得好啊！”

朱重八更加得意：“朕还要赏赐列位兄弟哪。徐达听旨。”

小徐达上前跪地道：“末将在。”

朱重八正声道：“朕把刘财主家的大闺女，赏给你做诰命夫人。”

小徐达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末将谢恩。”

朱重八正声道：“汤和听旨。”

小汤和上前跪地道：“末将在。”

朱重八：“朕把县太爷家的二闺女，赏给你做如夫人！”

众伙伴笑得直不起腰。只见小汤和为难地笑道：“重八哥哎，俺娘给俺说过媳妇了。”

朱重八斥道：“傻蛋哪你！多几个媳妇不好吗？媳妇越多，说明你本事越大！”

伙伴们一迭声笑道：

“就是就是。媳妇越多越好！”“听咱娘说，县里头那个老太爷，有大大小小九房媳妇哪，你才俩！”“汤和，还不快给皇上谢恩？！”

汤和笑道：“末将给皇上谢恩！”

小徐达问：“重八哥，你光给咱们赏媳妇，你自个儿哪？”

众伙伴乱嚷：“对啊，既然做皇上，总得有个皇后啊！”

朱重八骄傲地说：“朕不要媳妇，也不要皇后。朕是什么人？朕是皇上！朕有这片天下就足够了。”

其他伙伴乱嚷：

“重八哥，那我们哪？”“赏我们什么宝贝？”“我们还没媳妇哪！”

朱重八：“别急别急，咱没赏完哪……”

伙伴们安静下来。

重八挥着双手示意：“你们听着，咱如果当了皇上，每天赏你们两个面馍，三个大饼！”

伙伴们顿时呆定，他们情不自禁地喃喃：“面馍啊？大饼啊！……天哪！”

重八颤声：“面馍你们知道不？你们见过没？！面馍可不是糠菜馍子，它每个都有大半斤！每个都是用当年的新麦子磨出来的，又松又软，又香又甜，咬一口，撑死你！大饼子你们

知道不？你们见过没？大饼子个个都是使香油烙出来的，每个饼子都介锅盖那么大，烙得是又焦又黄，又香又脆！大饼里面还带馅儿哪，有肉末馅、有芝麻馅、有蜜糖馅，任谁咬一口，甜得把肠子都要化喽！咱舅爷说过：人一辈子只要吃上一个大饼，这辈子就活得值喽！”

伙伴们个个满面神往，呆呆地看，呆呆地听。几个人的口角竟然直往下掉口水。

重八继续道：“告诉你们吧，什么叫皇上？呃？皇上每天都吃大饼！大饼吃腻喽，再吃馍。皇上上朝的时候，左边——搁着大饼！右边——搁着馍！皇上吃撑喽，就躺在龙座上晒太阳。晒呀晒呀，直到饿了，再接着吃大饼，再接着吃馍。……知道了吧？这——就是皇上！”

突然静场！只见所有小伙伴都在屏息静气，大张着口，眼里闪着羡慕的光彩，长串口水从嘴边滑落。他们如痴如醉，沉浸在美好向往中。简直全都听傻了。

老年朱元璋沉重的内心独白：“那年月，全村一开春就断粮了，男女老少天天都饿得眼睛发绿啊。那时候咱觉得，做皇帝真好啊，能天天吃上大饼、馍，撑得肚皮溜圆！”

朱重八突然挥鞭朝大青石狠狠一击，大叫一声：“退朝！”

小伙伴们这才猛然醒过神来，嘻嘻哈哈地扭到一起，撕扯着，打闹着，渐渐远去。

重八呆呆地看自己的小兄弟，看着看着，开心地笑了……

这时突然响起一声牛叫“哞……”朱重八循声望去，只见几头瘦骨嶙峋的牛正在啃食草茎与树皮，其中有一头小牛犊。

一阵锣声急敲，“哐哐哐！”两个元兵护送着一辆马车驰入村庄。马车上堆着麻袋，麻袋上坐着一个官吏模样的人，他袖着双手，闭着老眼打瞌睡。车前，执锣元兵一面敲锣一面嘶声叫喊：“上税喽，上税喽！都到村口上税来喽！”

至村口老树下，锣停，车止。那老官吏睁眼跳下车，右手一闪，掌中就出现一只大算盘。他把算盘举到头顶，将算盘珠子摇得哗哗直响，懒声道：“各家各户听真切喽！钟离（今凤阳）县丞传朝廷旨意，为庆贺皇后娘娘千寿之喜，提前收取至正三十八年税赋，着每亩地纳粮三斗，每户人家进贡银二分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只听各家各户哐哐地关上了门窗，如避蛇蝎。

那执锣元兵朝老吏笑道：“韩爷您瞧，老百姓见了咱们就跟见了虎狼似的。”

老吏阴沉地说道：“虎狼就虎狼，总比耗子好！百姓们怕官府——这就对了。反过来说，他们要是见了咱们不怕，那咱们可就完了！难道不是么？”

元兵为难地道：“爷说得是。可百姓们都躲起来了，娘娘千寿节的孝敬，咱们怎么收哇？”

老吏：“这有什么难的！他关了门，你就砸门；他关了窗，你就砸窗！天底下没有收不上来的税赋，只有……只有你这号不会收税的蠢才！”

元兵陪笑道：“是是。”

这时，一个穿着绸褂子阔佬满面堆笑地迎上前，朝老吏作揖相见：“哎哟哟，韩爷到哪，有失远迎，韩爷恕罪。”

老吏傲慢地说：“这不是刘财主、刘仁义么？我正找你哪！”

刘财主讨好地说：“我听着锣声响，赶紧就来侍候您老人家了。哎哟，韩爷您瞧，您气色多好哇！面如朝日，眼如流霞，声若洪钟，气若长风……”

老吏笑嗔：“得得得！一听刘财主这番台词，我估计今儿收不着你刘家的银子了！这座孤庄啊，上下都是刁民！家家都是贼窝！”

刘财主看看四周紧闭的门户，长叹一声：“唉，孤庄穷啊！人穷胆子就小啊，见不得官人。唉，这么着吧，寒舍替列位爷备了茶水，请韩爷赏个光，用个茶，歇个脚吧？”

老吏一边走，一边从怀中抽出一本账簿翻着：“甬给咱打哈哈，刘仁义，你积欠县里十八石税粮，二百五十两税银。今儿好歹交上来吧？”

刘财主苦笑道：“敢问韩爷，如今是什么年月？”

老吏：“大元至正四年。”

刘财主：“可刚才鸣锣发号，收的是哪一年税赋？在下可没大听清。”

老吏微笑道：“收的是至正三十八年的税赋。”

刘财主：“韩爷呀，至正四年收至正三十八年的税赋，韩爷您可是足足提前了三十四年哪！”

老吏斥道：“其一，不是老韩我收税，是朝廷！其二，提前三十四年有何不可？这叫做预收！其三，你们孤庄好些人家，拖欠了十几年的税赋！请问，刁民们能拖欠，官府就不能预收了么？其四嘛——这其四最重要，下月十五便是皇后娘娘寿辰，娘娘可是母仪天下呀，尔等子民敢不孝敬？这寿银谁要是敢抗交，那可是朝廷钦犯，杀无赦！”

刘财主故作惊慌地说：“哎哟韩爷，皇后娘娘寿辰，在下真是高兴，高兴啊！可是……您都看见的，半年不下雨了，全钟离县的庄稼地全荒了，孤庄更是颗粒无收！您就是把我碾碎喽，也磨不出二两油来呀。韩爷如是不信，呆会您到了寒舍，可以搜个底朝天。”

老吏笑道：“搜刘财主府上？那多没面子啊！再说，你早把银子哪、皇粮哪藏得好好的了！爷也搜不着啊。”

刘财主：“韩爷明查……”

老吏：“不过，就算地里不长庄稼，刘爷您不是照样浑身滋润么？再说，您府上还养着一群牛哪。今儿我要得罪刘爷了，待会走的时候，得牵上那些耕牛回县上交差。”

刘财主一怔，连连摆手：“没有，在下一头牛也没有，绝对没有！”

老吏微笑道：“实话告诉你吧。爷来之前早遣人打探过——刘府现有五头黄牛，八头耕牛。加起来，就折合二百两银子吧——便宜你了！”

刘财主狡黠地说：“在下牛棚是有一座，可徒有四壁，一头牛也没有。不信，请韩爷搜查！”

老吏惊讶地看着刘财主，半晌点头道：“明白了，你早估计到我们会来收税，早早地就让

人把牛牵到深山老林里藏起来了！是不是？刘仁义啊，你真是满腹鬼计，一腔坏水！”

刘财主仰面长叹：“唉！上苍为证，咱穷啊。穷得是小葱拌豆腐，一清二白。”

老吏嗔道：“甭啰嗦了！领着咱们收租吧。”

刘财主折腰：“列位爷请。”

刘仁义引着他们朝村内走去。

深山中散着几头黄牛与水牛。朱重八牵着牛绳放牧，他呆呆地看着那头小牛犊啃食草茎。小伙伴在旁边嬉闹。

汤和摇摇晃晃地骑在牛背上，喃喃地说：“重八哥……我饿，你饿吗？”

重八轻轻地“嗯”了一声。

汤和又道：“咱家三天没吃的了，今早只喝了两口凉水。”

重八低声：“咱家也是……娘还病在床上。”

汤和突然身体一晃，从牛背上摔下来，昏迷过去。

小伙伴们涌上前，围着他大呼小叫：“汤和，汤和！你怎么了？你醒醒！”

重八颤声：“他是饿的……饿昏过去了……你们谁带了吃的？”

小伙伴们呆呆地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一片静默。

小徐达沙哑地说：“咱家几个月没见米粒了……”

小伙伴此起彼伏地说：“咱家也是。”“咱家也是。”……

一个小伙伴道：“重八哥，你想个法子吧？”

小徐达道：“对呀，今儿不是你做皇上吗？你敕封天下，要啥有啥，给弟兄们赏口吃的呀！”

小伙伴们活跃起来，此起彼伏地嚷起来。

“就是，就是！”“都怪重八哥，说了半天大饼馍，看把人都馋昏过去了！”“重八，你要有本事，给弄口糠馍馍吃也好啊！”

朱重八面对伙伴们的抱怨，急得手足无措。突然间，他看见干沟里那头小牛，咬牙道：“好……我、我让你们吃肉……牛肉！”

小徐达惊讶：“牛肉？！哪来的牛肉？”

重八示意沟内的小牛。顿时，伙伴们一片惊讶。

“重八，那是刘财主家的牛啊！你敢？”“刘财主可凶了。上回，咱爹替他赶车，不小心歪了一只牛脚，他就扣了咱家半年的租子！”“重八啊，要是牛没了，刘财主还不把你打死了！”

朱重八沉声：“咱们可以说牛跑丢了，让大虫吃了！看他找谁去？要紧的是，大家伙众口一词，一口咬定牛丢了，大虫吃喽！他能把咱杀了偿命？”

小伙伴们一片寂静，样子有些动心。

朱重八低声：“看，汤和都饿昏过去了，你们不饿么？”

小伙伴们低声齐应：“饿！”

朱重八咬牙切齿地说：“照这样下去，咱们早晚都得饿死啊！这么着吧，万一有事我顶头！刘财主要杀要砍，剁我好了！和你们无关，我独自承当！”

徐达大声：“重八哥，咱们听你的！”

顿时，小伙伴也一片响应声。

朱重八走到小牛跟前，伤心地抚摸牛颈，喃喃地说：“犊子啊，咱们都要饿死了，求你救大伙一命吧。”

身后，小伙伴们呆呆地看着朱重八。重八与小牛犊儿诀别之后，朝两个伙伴厉声：“你俩，到山顶上望风！”

两个小伙伴应声跑开。

朱重八喝令：“徐达、小三，咱们动手。”

朱重八与徐达、小三等人拔出各自柴刀，朝牛犊步步逼近……

牛犊仿佛感觉到危险，扬首“哞”地叫了一声。

刘财主陪着老吏等来到一座破屋前。老吏张望：“这家户主是？”

刘财主：“朱五四。”

老吏：“怎么叫这么个怪名？”

刘财主笑道：“人穷么，目不识丁，叫个‘五四’就不错了。”

老吏翻着账本：“几口人哪？”

刘财主笑道：“朱五四家能下崽儿哪，一共生过七八个孩子，分别叫做重一、重二、重三、重四，一直到重八。”

老吏噗哧笑了：“贱！那么，朱家的人头税可少不了……”

刘财主赶紧道：“正是由于贱，那些崽儿大半都饿死了！就剩下重二和重八两个贱娃。”

老吏狠狠瞪刘财主一眼：“开门！”

刘财主哐地踹开了院门，嚷着：“五四啊，官府收税来啦。甭躲了，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啊……”

朱妻躺在榻上，奄奄一息。衣衫褴褛的朱五四正端着土碗给老妻喂水，听到吼声，不禁一颤。朱妻骇道：“又、又来啦……”

朱五四颤声安慰：“不怕。我去瞧瞧。”

朱五四壮胆步出屋门，顺手掩上房门。待朱五四离去，朱妻也挣扎着起身，正欲下榻时，她忽然看见自己衣不蔽体的样子，根本不敢出门现丑，她只得垂首饮泣。

朱五四摇摇晃晃出现在院中，冷眼望着他们。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赶紧上前扶住父亲。

老吏：“你就是朱五四么？”

朱五四无声点头。

老吏拨打算盘珠子：“听着，你积欠田租二石三升，积欠税银一两三钱。加上历年未清交的税赋六两七钱，再加上十几年来利滚利、税翻税，合计是……”

朱五四不禁睁大眼睛看着那只飞动的算盘。

只听老吏一阵算盘珠子响，接着高声说：“合计是两千四百零三两白银！”

朱五四差点晕倒，颤声道：“多、多、多少？”

不等老吏出声，刘财主就抢着回答：“两千四百零三两白银！承韩爷恩典，零头就不要了。五四啊，你就交两千四百两吧！”

声音传到屋内，朱妻吓得一声惨叫，顿时昏迷倒下。

朱五四惊叫：“大人，小民这辈子还没见过三两银子哪！我朱家怎、怎么、怎么会欠这么多？”

老吏狞笑：“朱五四听着，不光你媳妇会生崽儿，那银子也会生崽儿啊。尤其是欠人家的银子，生崽儿就生得更快！这两千四百两银子，都是银子生银子生出来的！”

刘财主佯做同情，叹息道：“五四啊，我瞧你一向挺勤恳的，怎么也这么没出息啊，唉……”

朱五四跪下乞求：“大人……您就是把小民刚零碎卖喽，也卖不出二两银子啊。”

老吏不悦地说：“我卖你干嘛呀？你又不是猪肉。我只管替朝廷收税。快快，上税来吧！”

朱五四颤声：“没有啊……”

老吏厌倦地指点着朱五四，对刘财主道：“瞧，刁民不是？我这辈子最烦和刁民说话。来人哪。”

两个元兵大喝：“在。”

老吏厉声：“进屋搜缴！”

两个元兵应声闯入屋门。

元兵在屋内翻箱倒柜，“乒乒乓乓……”

朱五四紧张地盯着他们。他身边的重二几次想冲上去阻拦，都被朱五四按下。

终于，一个元兵从屋角坛子里提出个小口袋，拎着它大叫：“找着了，谷子！”

朱五四疯狂地扑上去：“军爷，那不是谷子，是、是稻种啊！是咱全家的命根子啊。军爷啊，咱家俩闺女饿死了，也没舍得吃它呀！军爷……你们要是拿走稻种，咱家真正的就断了生路啊！”

老吏冷冷地说：“哼，刁民！拿回去喂马。”

元兵拎着口袋欲走。朱五四和儿子扑上去争夺。元兵连踢带踹，朱家父子仍然揪着口

袋不放,同时仍在惨声叫嚷:“军爷军爷,万万不能啊。这是稻种啊,是全家的命根子啊!咱闺女饿死了也没舍得吃它……”

重二拼命撕打着元兵。元兵拔出刀怒骂,接着用刀背朝重二头上狠狠一击。重二倒地,朱五四大叫一声抱着儿子:“重二,重二!”

老吏领着元兵们出门而去。那只口袋拎在元兵手里,不时有稻种沿途撒落。

朱五四见了,竟然顾不上儿子,他连扑带爬地奔出门。

朱五四在烂泥地里爬行着,摸索着,一粒一粒捡拾着那些撒落的稻谷……

灶房中,重二头缠破布,坐在灶前烧柴。灶中炉火熊熊。朱五四小心翼翼地用双手搓着那些刚捡回来的谷子。

重二颤声道:“爹啊,稻种没了,明年咱家怎么过啊?”

朱五四长叹:“明年?眼下都过不去,谁知有没有明年呢?”

重二悲愤无语。朱五四继续用那双粗糙的手掌搓啊搓……终于搓出一把洁白的大米,他望着白米不禁哽咽:“重二,给你娘煮一锅粥吧。”

重二揭开锅盖,朱五四将掌中白米撒入沸腾的锅水中。

朱五四沉重的步入内室。朱妻微微醒来:“官府……走了么?”

朱五四:“走了,走了。”

朱妻喃喃地说:“走了就好,唉……”

朱五四:“你歇着吧,待会,咱们喝粥。”

朱妻惊讶道:“粥!哪来的粥哇?”

朱五四难言地说:“别管哪来的。重二正在熬呢,待会,你喝就是了。”

朱妻:“不不……等重八回来吧。有粥了,得一家人一块儿喝啊!”

朱五四沉默离去。

山坡上燃起熊熊的篝火,篝火中正在烤着香喷喷的牛肉。朱重八与小伙伴们围着篝火个个垂涎欲滴,口中啧啧作响。

朱重八伸近鼻子深深闻一下:“熟了!”

小伙伴同声欢呼,一齐伸手欲抢。朱重八叭地打开他们的手:“一个个来!”

朱重八接过柴刀,割下一块肉递给刚才饿昏的汤和:“你先来。”

汤和双手发抖,他接过牛肉,埋头便是狼吞虎咽!众伙伴齐问:“怎么样?怎么样?”

汤和一言不发,贪婪地啃吃着。朱重八笑了,他接着割下一块块牛肉,分给众伙伴。伙伴们迫不及待地接过,个个狼吞虎咽,发出叭唧叭唧之声。……直到最后,朱重八才割下一块肉自己吃。他刚咬了一口就深深陶醉,颤声道:“香啊!”

朱重八转眼望着狼吞虎咽的伙伴们，自豪地问他们：“怎么样？是谁让你们吃上肉的？”

众伙伴大呼小叫：“是重八哥！是八哥！”

朱重八高声再问：“是谁？！”

徐达最先醒悟，喊道：“是皇上！朱皇上！”

伙伴们这才明白了，个个大呼小叫：“对了，是皇上！是重八皇上！是朱皇上！哈哈……”

听到伙伴们崇拜的声音，朱重八幸福地笑了。这时，忽然响起一声悲惨的牛叫“哞……”

朱重八转脸望去，只见一头瘦骨嶙峋的母牛正在一滩血渍前昂首悲鸣。不时嗅几下，再次悲鸣。重八伤感地扭开头，他把自己那块牛肉塞进怀里。

徐达看见，诧异地问：“八哥，你怎么不吃？”

朱重八低声：“我要带回家给咱娘吃。娘这辈子从没吃过肉，今儿她病得好重，好重好重啊……”

朱五四呆呆地坐在破榻前。身边，朱妻的气息越来越弱。只见她慢慢伸过一只颤抖的手，越伸越近，终于抓住朱五四的手。朱五四回望妻子，却只看见老妻慢慢合上了眼。

朱五四轻唤：“孩儿他娘，孩儿他娘！”

朱妻一动不动。朱五四明白妻子已经死去了。他垂首哽咽着，哽咽着……突然，灶房传来一阵欢喜的喊声：“爹，粥好了！你快来啊！”

朱五四强忍悲痛起身，朝门外沙哑地吩咐：“重二啊，去喊你八弟回来……回来喝粥！”

重二答应一声，就朝院外跑。待重二快出门时朱五四突然又道：“重二……”

朱重二回身：“爹？”

朱五四颤声交待：“往后……你们兄弟俩，要好好地过啊！”

朱重二略觉诧异：“哎。”

朱五四颤声：“去吧……喊你弟弟回来喝粥。”

朱重二撒腿跑开。朱五四目送儿子远去，他慢慢地抽下腰间绳索，接着吱吱地掩上了房门。

朱重八与伙伴们四仰八叉地躺在草坡晒太阳，旁边散布着大大小小的骨头。他们个个撑得肚子溜圆，表情幸福而满足，口中正在吱吱呀呀地唱着一支小调：

白面馍，大烧饼，吃饱肚子上朝廷。

爰哟哟，上朝廷，朝廷上搁着大烧饼。

吃他娘，喝他娘，光着屁股晒太阳。

爰哟哟，晒太阳，太阳出来就暖洋洋……

朱重二匆匆朝村外走去，望着远处的山影。天边的一轮夕阳，山路上空空荡荡。

不远处，刘财主也在焦急眺望。他口中骂骂咧咧：“该死的小杂种，怎么还不回来？要把爷家牛弄丢了，看爷不劈死你们！”

朱重二怔怔地望着远山，他耳边突然响起老爹颤抖的声音。

朱重二顿时意识到不祥，他惊恐地叫了声：“爹！”掉头往回跑。

朱重二砰地撞开院门，大喊：“爹！娘！爹呀！”

院内毫无动静。朱重二朝内屋走去，再推屋门。屋门紧闭，怎么也推不开。他敲着门板喊：“娘，是我，重二呀，快开门。爹呀，开门哪！”

屋内毫无动静。朱重二狠狠地撞开屋门，看见死在榻上的娘。他朝榻上奔去，哭喊着：“娘啊，娘！”

这时，只见屋门吱吱地摆动，吱吱地、慢慢地关闭。而那扇门后面，竟然挂着朱五四上吊而死的身躯！

朱重二突然看见，惊呆了。

沉寂片刻后，屋内响起一阵撕心裂肺的狂喊：“爹呀！娘呀！”

朱重八与伙伴们赶着牛回村，他们仍然在此起彼伏、嘻嘻哈哈地唱着那支小曲：

白面馍，大烧饼，吃饱肚子上朝廷。

哎哟哟，上朝廷。朝廷上搁着大烧饼。

吃他娘，喝他娘，光着屁股晒太阳。

哎哟哟，晒太阳。太阳出来就暖洋洋……

突然，朱重八站住了，只见刘财主手提一根专门打人的棒子，横眉怒目地瞪着他们。伙伴们顿时站住，他们死一般寂静，几个人胆怯地靠近朱重八，另有几个孩子则偷偷地溜开了。

刘财主眯眼打量着牛群，看着看着，竟然抬起手指数着牛群：“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”

随着刘财主点数声，朱重八的脸色剧变。

突然，刘财主暴跳如雷：“少一头，少一头！噢，我的牛犊子哪？牛犊子哪？！”

伙伴们都缩头沉默。朱重八低声：“牛犊子……它、它走失了，丢了。”

刘财主一把揪住朱重八胸口，拼命摇晃，厉声斥道：“胡说！牛犊怎么会丢？它不敢离群的！说，牛犊子哪去了？说呀你！”

朱重八讷讷地说：“我、我……我吃了！”

这下子，刘财主反而愣了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朱重八一副豁出去的样子：“刘爷，我们饿得不行了……把牛犊子吃了。”

刘财主厉声：“谁干的？”

朱重八：“我。”

刘财主根本不信，冷笑道：“你、你、你能吃得了一头牛？！”

刘财主忽然看见朱重八胸口鼓鼓囊囊，一把撕开胸襟，那块牛肉掉下。刘财主抓起牛肉，搁鼻子前闻着，终于发疯般怒骂：“畜牲！天杀的！断子绝孙的东西，真是让你给吃喽！”

刘财主疯狂地抓过棒杖，劈头盖脸朝朱重八打去。朱重八忍受着杖击，抱着头道：“刘爷，是我的错，我赔你！我长大后赔你……”

刘财主越打越凶，越骂越怒：“放屁，你拿什么赔？啊？那牛犊子是我的亲娃儿啊，是我的命根啊！可怜我的牛娃儿啊，再过两年，它就能耕地了！再过两年，它就能下崽儿了！它能下好多崽儿啊……几年之后，它生的牛娃儿都会长大，长大后都会耕地，都会下崽儿！那时候，我就有数不尽的牛了！可你、你、你！你这天杀的竟然把我牛娃儿祸害死喽！你、你、你何止害了我一头牛娃儿，你是害了我一大群牛娃！害了我数不清的牛娃！”

刘财主越打越狠，越说越悲愤，他真觉得朱重八夺走自己不可胜数的财产！

刘财主一次次把重八打倒，但重八一次次默默起身，头脸流血，重新站到刘财主面前。刘财主再杖将重八击倒……这个过程一次次重复着。

徐达、汤和等伙伴环环跪着，朝刘财主央求：“刘爷，您饶了重八吧，饶了他吧。”

但是，朱重八一声不出，打倒再起来，既不躲避，更不求饶！

终于，刘财主把朱重八打翻到沟里，重八一动不动，像是死去。刘财主自己也累得呼呼直喘。过了片刻，朱重八竟然又慢慢动弹起来，他慢慢爬出沟来，一直爬到刘财主跟前。他摇摇晃晃起身，让刘财主打。朱重八流血的眼睛直直地望着刘财主。

朱重八：“刘爷……我会赔你。我长大后赔你！”

刘财主反而有些恐惧了，他身体发抖，狠声咒骂：“天杀的，天杀的……”

“哐哐哐”……两个恶仆敲着铜锣。夕阳落照之中，遍体鳞伤的小重八被绳索捆着，胸前挂着那块半生不熟的牛肉，被刘财主斥打着游街。

伴随着铜锣声，刘财主声嘶力竭、但有节奏地嚷着：

“哐哐哐！……孤庄个个是刁民，家家是贼窝！”“哐哐哐！……他害死了我牛犊子，丧尽天良！”“哐哐哐！……可怜我的牛娃儿啊，过两年它就能耕地了！再过两年，它就能下崽儿了！它能下好多崽儿啊！”“哐哐哐！……再过几年，它所有的牛娃儿都会长大，长大后都会耕地，都会下崽儿！”“哐哐哐！……天杀的恶贼可是害了我一大群牛娃！害了我数不清的耕牛娃！”

百姓们折道观看，议论纷纷。朱重八流着血，在耻辱中呆呆地行走。

突然间，一个小伙伴挤出队伍朝朱重八惊叫：“重八，不好了，你娘死了！”

朱重八惊叫：“胡说！早上咱娘还好好的。”

那小伙伴犹豫道：“那……是我闹错了。大概是你爹死了。”

朱重八怒叫：“羔子养的，你胡说什么？！”

那伙伴急道：“重八哥啊，我没胡说。反正你家刚死了人，也闹不清是爹是娘，千真万确！”

朱重八大急，他迅速扒掉身上的绳索，就要朝家里奔。

刘财主怒叫着上前抓他：“贼崽子，你敢跑?!”

朱重八把绳索朝刘财主一扔，奋力冲出拦阻，竟然将刘财主撞了个跟头，狂跑回家。

刘财主大骂着起身，欲追。但是众小伙伴们一涌而上，跟着朱重八跑，他们有意无意地挡住了刘财主。刘财主望着远去的朱重八，跳脚大骂。

朱重八疯狂地奔回家，嘣地撞开院门，只见破炕上躺着两具尸体，正是他的爹娘！朱重二正蹲在地上呜呜哭泣。

朱重八恐惧颤声：“二哥，怎么了？咱家怎么了？”

朱重二抬头，泣道：“爹死了……娘也死了……”

朱重八如遭雷击，狂叫着扑到炕前：“爹呀，娘呀!!”

朱重八在哭泣中缓缓跪下，接着，他再也不支，昏迷倒地。

外面响起一阵闷雷，片刻后，电闪雷鸣，大雨哗哗落下。

外面仍然是狂风大雨。屋内，一盏小小的烛灯被吹得摇摆欲熄。朱重八与哥哥朱重二头上各束一条孝带，跪在破草垫上，为父母守夜。

朱重二：“重八，明儿……该给爹娘下葬了。”

朱重八呆呆地应着：“喂!”

朱重二：“咱家穷成这样，一没有棺木，二没有坟地。咱把爹娘往哪儿埋呀!”

朱重八呆呆地应着：“喂。”

朱重二：“爹娘临死前，连一口粥也没喝上，是饿着肚子走的。瞧咱娘，身上连件像样的衣裳也没，可怎么下葬啊?”

朱重八呆呆地应着：“喂。”

朱重二：“你别光‘喂喂’的，得想个法子!”

朱重八想起什么：“哥啊，咱去求二伯吧，他不是咱爹的把兄弟吗?”

朱重二醒悟：“对，找二伯去。每年冬天，咱爹都去帮他家打工，一个钱都不收他的。如今咱爹娘下葬，他总该帮咱舍口棺木吧?”

朱重二一把抓起朱重八匆匆出门。

重二与重八站在屋门外的雨地里，惨声泣求：“二伯啊，咱爹娘刚刚去世了!”

那位二伯连屋也不出，隔着门坎惊道：“什么？朱五四死啦。咦！今儿头早上还好好的嘛，怎么说死就死啦?”

重二道：“二伯啊，您和咱爹是拜把子弟兄，如今咱爹不在了，侄儿求您帮助点银两，舍一口棺木，安葬咱爹娘。”

朱重八也跟着央求：“二伯，大伙都说您仗义……”

二伯赶紧摇手，长叹道：“哎哟！你们可千万别这么说，咱当不起！五四死了，这可坏了，坏了！”

重二不解：“怎么了？”

二伯抱怨：“朱五四还欠咱三十斤粮食没还哪。不——是三十三斤半！”

朱重二大惊：“什么？咱爹每年冬天给你打工，你一个工钱也没给过啊！”

二伯：“哎呀，重二啊，你们不知道。我和你爹只是个挂名兄弟，其实根本没什么来往。唉，看在我和你爹相识一场的份上，欠我的粮食呢我就不要了，算我吃亏。唉，五四这人也真是，欠人家东西不还就死了！”

二伯说着关上门，把朱家兄弟拒于门外。

重二与重八气得目瞪口呆！重八抓起一把泥块狠狠砸在二伯门上，怒骂：“姓胡的，你狼心狗肺，早晚被雷劈喽！”

屋门仍然紧闭。重二拉着重八走开。

朱家两兄弟蹲在屋檐下，朱重二默默垂泪：“呜呜，这可怎么办哪！”

朱重八倔强地道：“什么拜把子兄弟，根本靠不住！哥，你别哭了。咱们找刘财主去！”

朱重二惊讶：“求他有什么用？他比狼还贪！”

朱重八：“可全村只他有地、有银子呀。我、我把我卖给他，为咱爹娘下葬。”

朱重二大惊：“八弟，你瞎说什么？！”

朱重八却拉起重二：“哥，你听我的吧。咱们走。”

朱重八拽着哥快步而去。

雨停了。刘家大院内，朱家兄弟跪在地上，已经央求了许久。刘财主则傲慢地踱步，懒洋洋地道：“你们是说，朱重八卖身葬父，要用自个儿的身子换三尺坟地，两口薄木棺材，为爹娘下葬？”

朱重八：“是。”

刘财主更得意：“嗯……孝敬。可是你这小子，顶不了我那头牛犊子哇。我那牛犊日后会长大，会下崽儿！牛崽儿将来还会再下崽儿，你会吗？”

朱重八颤声：“我不会下崽儿，但我会砍柴，会耕地，我什么都会干！我总比一头牛更顶用。刘爷，求您了。”

刘财主笑：“我要是不答应哪？”

朱重八抬起头，狠狠瞪着他：“那、那就保不住，您的牛说不定哪天又会被虎狼吃喽！今天丢一头，明天再丢一头……”

刘财主大怒：“放肆，你、你小子威胁我？！”

朱重八：“刘爷您想，我们反正是活不下去了，什么事做不出来？求您发发善心吧。求您了。”